

## 非自然叙述 非自然阅读<sup>①</sup>

方小莉

**摘要：**非自然叙述学是后经典叙述学的一脉，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自然叙述学”紧密相关。虽然非自然叙述贯穿整个文学史，但非自然叙述的叙述学理论研究近几年才兴起。国内关于非自然叙述学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非自然叙述学理论的引介，特别是关于布莱恩·理查森与扬·阿尔贝的相关理论的介绍。事实上国外的非自然叙述理论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且关于非自然叙述的定义也各有不同。本文在溯源非自然叙述学定义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文类为判定标准的非自然叙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非自然叙述的非自然阅读方式。非自然叙述的研究承认解释的多种可能性、认知的多种可能性以及意义生成的多种可能性，也就是承认世界的多种可能性。

**关键词：**非自然叙述学 文类 非自然阅读

## Unnatural Narrative Unnatural Reading

Fang Xiaoli

**Abstract:** Unnatural narratology is a subbranch of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which has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natural narratology”. Although unnatural narrative has existed throughout the literary history, the study of narrative theorie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has only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research on unnatural narratology has long

---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奇幻文学的叙述类型研究”（16CWW030）阶段性成果。

focu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ies, particularly on those of Brian Richardson and Jan Alber. In fact, there has already been abundant result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ies abroad with various definitions regarding unnatural narrative. On the basis of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the varied definitions about unnatural narrativ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pose a yardstick of genre to define unnatural narrative, and further discusses unnatural reading as a way to decipher unnatural narrative works. The study of unnatural narrative acknowledges th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interpretation, cognition and meaning-generation, thus actually acknowledges the multiple possibilities of the world.

**Keywords:**unnatural narratology; genre; unnatural reading

非自然叙述学是后经典叙述学的一脉，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自然叙述学紧密相关。非自然叙述作为自然叙述的对立面来自定义，因此非自然叙述学也便以与自然叙述文本相对立的非自然叙述文本为研究对象。虽然非自然叙述贯穿整个文学史，关于非自然叙述的叙述学理论研究却是近几年才兴起的。国内关于非自然叙述学的研究主要是对西方非自然叙述学理论的引介，特别是关于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与扬·阿尔贝（Jan Alber）的相关理论的介绍。事实上国外的非自然叙述理论研究已较为丰富，且关于非自然叙述的定义也各有不同。本文在溯源非自然叙述学定义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文类为判定标准的非自然叙述研究，并进一步讨论非自然叙述的非自然阅读方式。

## 一、非自然叙述定义溯源

虽然西方学者在定义非自然叙述时，总体是参照自然叙述，但标准各有不同，从而非自然叙述的研究便产生了一系列差异。《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一书在引言中提出非自然叙述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定义（Alber & Heinze, 2011）。广义的非自然叙述主要从“陌生化”的角度来定义：“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非自然叙述学家感兴趣的叙述是具有陌生化效果的叙述，因为这些叙述是实验性的、极端的、越界的、非规约性的、打破常规的或非同寻常的。”（Alber, 2011, p. 2）也就是说，叙述但凡因打破常规而产生陌生化效应，便是非自然叙述。非勒（Johannes Fehrle）尝试给非自

然叙述下一个广义、跨媒介的定义，他对非自然叙述的定义主要关注叙述的非常规性产生的陌生化效果。而皮尔莱特（Caroline Pirlet）则将非自然叙述定义为陌生化的文本，这种文本要求读者有意识地对文本进行叙述化（Pirlet, 2011, p. 105）。在皮尔莱特看来，非自然叙述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应，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要不断将非自然叙述文本以自然化，即赋予非自然的叙述文本以叙述性。而梅凯莱（M. Mäkelä）则认为非自然性是虚构性再现的基本特征，所有虚构性或艺术性再现都是非自然的（尚必武，2015，p. 37）。这便意味着梅凯莱事实上把非自然“等同于文学或虚构叙述”（Alber, 2016, p. 16）。

广义的非自然叙述定义采用陌生化作为标准显得过于笼统：一方面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对非自然的判定会有不同的标准；另一方面正如梅凯莱所说，如果按陌生化来定义非自然，那么一切虚构性叙述或艺术都是非自然，这样一来非自然叙述学就会因无法划定一个学科边界而无法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也许正因为如此，大多数非自然叙述学的研究还是偏向于有具体的标准，也就是说还是更偏向狭义的非自然叙述。

在现有的非自然叙述学研究中，以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与扬·阿尔贝（Jan Alber）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两位学者虽然都是以自然叙述学为参照，但各自对非自然叙述的定义由于标准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理查森认为：

非自然叙述是指那些有意违反标准叙述形式规约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口头或书面违反非虚构性叙述规约的叙述，以及那些违反现实主义的虚构模式，因为现实主义的虚构模式本身是依据非虚构叙述的。而且非自然叙述遵循流动的、不断变化的规约，且在作品中创造出新的叙述模式。总的来说，非自然叙述生产出叙述基本要素的陌生化。（Richardson, 2011, p. 34）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理查森主要从“形式”的“陌生化”来定义非自然叙述。他所说的违反规约是指对某种成形的标准叙述形式规约的违反，而所说的陌生化，是指叙述基本要素的陌生化。这里所指的规约从宏观层面来讲就是尚必武教授所说的“理查森判断非自然叙述的标准是对模仿规约的违背”（尚必武，2015，p. 37）。这些模仿规约存在于口头或书面的非虚构性叙述或是高度模塑于非虚构性叙述的现实主义作品中。理查森认为形式上遵循模仿规约的叙述为自然叙述，而违反模仿形式规约的叙述则是非自然叙述。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强调对形式规约的违反，正是因为理查森的核心标准是关注形式，这是造成他的定义与阿尔贝的不同的关键。由此理查森严格区分了模仿叙述（mimetic）、非模仿叙述（non-mimetic）及反模仿叙述（anti-mimetic）。模仿叙述试图在虚构叙述中再生产出现实世界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与之相反，童话这类不再现实世界的典型人物或事件的虚构叙述则为非模仿叙述；反模仿叙述指出自身的建构性，指出其技巧的人工性以及自身的虚构性（Richardson, 2011, p. 31）。在这三类叙述中，理查森仅认为反模仿叙述为非自然叙述，这也可见他对形式陌生化的强调。反模仿叙述正是作品自指自身的形式特点，暴露自身的人工性和虚构性。也正因为对形式的强调，理查森认为科幻不是非自然，科幻本质上是模仿叙述；而奇幻也不是非自然，首先奇幻在他的定义中应该被划为非模仿而非反模仿，其次奇幻在他看来在形式上总是遵循某些熟悉的模式，并没有打破形式常规。

在这点上阿尔贝与理查森有较大差异。如果说理查森的定义主要是以形式的陌生化为参照，那么阿尔贝的定义则主要是以内容的陌生化为参照。阿尔贝的“自然”是指“真实世界”，因此他的非自然则是指物理上、逻辑上以及人力上不可能的场景和事件（无论我们觉得它们陌生或不陌生）（Alber, 2016, p. 16）。阿尔贝以现实世界为参照，但凡违反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则、逻辑原理以及超出人力范围的现象都属非自然，而相对应的叙述则可称作非自然叙述。从定义可以看出，阿尔贝的定义与理查森的定义至少有两个基本的不同点。首先，阿尔贝以现实世界为参照，强调叙述内容是否违反了现实世界的原则，而不是强调形式。其次，在阿尔贝这里“陌生化”并非必要条件，无论陌生或不陌生，只要违反了现实世界的规约和定律就一概定义为非自然，所以会说话的动物、尸体、人体部分等这些便成为违反现实的不可能的事；时间、空间及情节上出现的物理不可能、逻辑不可能的情况都违反了现实世界的原则，所以被定义为非自然叙述。也正是因为如此，被理查森排除在非自然叙述研究之外的奇幻文学和科幻在阿尔贝这里则是非自然叙述，只不过这类叙述已经是被高度规约化的类型化叙述。理查森认为文学传统一直存在两脉：一脉是模仿，另一脉是非模仿；模仿更加关注再现的对象（即内容），而非模仿则关注创作行为（即形式）（Richardson, 2002, p. 58）。显然理查森的非自然叙述更关注再现的形式，而阿尔贝的非自然叙述更关注再现的内容。

与阿尔贝以现实世界为参照不同，伊维尔森（Stefan Iversen）转向了以文本内部的故事世界为参照来判定非自然叙述。在伊维尔森看来，非自然叙

述“向读者呈现的操控故事世界规约，以及产生或发生在故事世界内部的场景或事件是相互冲突的——这些冲突抵制轻易的解释”（Iversen, 2013, p. 103）。从定义可以看出，伊维尔森转向了一种文本内参照，主要关注故事世界内部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更偏向于从内容层面来判定，也就是依据再现的对象来判定。那么根据这个定义，很多被认为是非自然叙述的文类便被排除到研究对象之外，例如科幻、奇幻因其故事世界内部逻辑融贯或者说故事内容并不相互冲突而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尼尔森对非自然叙述的定义与阿尔贝有相似之处，都参照现实世界，但尼尔森强调非自然叙述是对“自然或说是口头叙述范式的偏离”（Nielsen, 2010, p. 279）。在他看来“‘非自然叙事’是虚构叙事的一个子集，在真实世界故事讲述情景中所不可能的或不合情理的时间、故事世界、心理再现或叙述行为”（尚必武, 2015, p. 37）。可见尼尔森所说的对“自然叙述范式的偏离”重点强调的是故事世界内的叙事偏离了真实世界的叙事情景。

前面讨论的叙述学家在定义非自然叙述的时候其参照各有偏向：理查森强调形式上的陌生化，阿尔贝强调以文本外的现实世界的规约为参照，伊维尔森强调以文本内故事世界的规约为参照，而尼尔森则以现实世界叙述情景为参照。值得注意的是尼尔森指出非自然既可能出现在叙述行为层面，也可能出现在再现层面，也就是非自然发生在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这一点事实上在《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的引言中也被明确提出：“非自然可能发生在故事层，也可能发生在话语层，或是同时发生在讲述层或被讲述层。”（Alber, 2011, p. 7）因为参照系不同，或是说强调的重点不同，各位叙述学家的非自然叙述定义各有偏向，使得在同一个术语下研究的对象差异较大。这一点从面对科幻与奇幻是否属于非自然叙述的讨论就能看出。

现有的广义定义由于过于宽泛，让非自然叙述学失去其独立的话语体系；而狭义的非自然叙述学研究本身也存在问题，由于各学派定义非自然的标准不同，参照的标准不同，学者们表面虽然都在“非自然”这个话语范围内讨论，却是自说自话，因此产生的各种分歧也失去了讨论的价值，这样非常不利于非自然叙述学的发展。笔者认为非自然叙述学的发展需要依据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来赋予非自然叙述一个底线定义，这直接关系到非自然叙述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或者说要给非自然叙述划定一个基本范畴，这个范畴的划定不能以“陌生化”这样模糊而宽泛的概念为标准，这会让非自然叙述学这一学科失去其存在的必要，因为陌生化效应存在于一切文学与艺术之中；同时这个范畴的划定也不能各家自言其说，这样不利于非自然叙述学建立理论话

语。因此这个底线定义需要兼顾广义和狭义，既要最大范围地扩大非自然叙述学的研究领域，同时又要使其有的放矢，不能陷入无边的漫谈。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笔者建议以文类（genre）来划定非自然叙述的范畴：从广义来讲，一方面，与自然叙述相对的叙述可称为非自然叙述，也就是说与传统的模仿叙述相反的叙述，无论是非模仿还是反模仿都称为非自然叙述；另一方面，某种新型文类的产生，改变了原有文类的划分，可以称作非自然叙述。从狭义来讲，在某一个文类范畴中那些非规约性的或是打破常规的叙述则为非自然叙述。文类在不断发展，那么自然或是非自然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变化发展的。无论是从广义还是狭义来看非自然叙述，其中的非自然都处于动态的发展中。下文将分别从广义和狭义的文类标准来讨论非自然叙述。

## 二、以文类为参照的非自然叙述

西方世界的自然叙述偏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西方传统将是否表现现实当作判定文学优劣的标准，因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文学史中长期占优势，这也是为什么模仿叙述作为文学中的正项，成为自然叙述，而与之相对的非自然则成为对立的异项被标出。柏拉图在其《斐德罗篇》中便认为那些神话类的超自然故事完全是“荒谬的”（Plato, as cited in Sandner, 2004, p. 15）。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叙述可分为自然叙述和非自然叙述两个大类，自然叙述指模仿叙述，遵循现实世界的规则，尝试在虚构世界中再现经验世界；而非模仿与反模仿叙述则被认为是非自然叙述。现有的研究表明，文学史包含了自然与非自然两个门类，只是历史对自然叙述的偏向掩盖了文学史中的非自然门类的发展。

理查森指出，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叙述理论便有一种明显的模仿偏向。虚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被看作真实地再现人类及其行为，因此可以根据现实世界的一致性、可能性、个体和集体心理来分析。然而当面对反模仿的作家所创造的丰富传统时，模仿叙述理论却毫无用处。（Richardson, as cited in Alber & Heinze, 2011, p. 6）可见理查森认为既有自然叙述的传统，也存在非自然叙述的传统，自然叙述理论无法解释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有自己的解释方式。他提出“事实上非自然叙述构建了另一个文学史，这一非自然文学史被崇尚模仿理论的诗学忽视或边缘化”（Richardson, 2011, p. 23）。非自然叙述贯穿整个文学史，只是文学史的自然叙述偏向将其边缘化。阿尔贝也提出“现存的叙述学框架有一种模仿偏向，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认为叙述是以现实世界为模型，因此忽略了很多来自故事世界的非自然或不可能元素”

(Alber, 2011, p. 47)。同时,阿尔贝也认为非自然叙述贯穿了文学史。虽然他的研究重点为后现代叙述中的非自然,但他通过历时地追溯,窥见后现代的非自然元素在早期的各类叙述中早有发展。那么对于理查森和阿尔贝来说,自然与非自然在整个文学史中并行不悖,但由于文学理论的模仿偏向,叙述学理论研究偏向自然叙述,然而具有模仿偏向的叙述理论对分析模仿叙事或所谓的自然叙事更加有效,却无法有效讨论非自然叙事,因此非自然叙事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划分出自己的适用范围。

本文以文类为前提来区分非自然叙述或叙述中的非自然元素。从广义角度来界定非自然叙事时,本文根据理查森的划分方式,将叙述划分为模仿叙事、非模仿叙事、反模仿叙事,同时本文也借鉴阿尔贝对非自然叙事的定义,认为非自然叙事从广义的角度来讲不仅包含反模仿叙事,也包含非模仿叙事。而从狭义的角度来看,笔者将非自然的判定标准划定在某一文类的范畴中,也就是说在某种文类中,叙述违反或打破原有文类的规则,产生了超出原有文类规约的非自然元素,便可以称为非自然叙述。广义的划分主要是一种横向对比式的划分,通过横向对比,与自然的模仿叙事不同的非模仿与反模仿叙事则为非自然叙事。以文类为划分标准的狭义定义则是一种结合横向和纵向关系的划分方式:一方面,通过同一文类不同作品的横向对比,区分出该文类中的自然叙述与非自然叙述;另一方面,通过纵向追溯某一文类的历时发展,研究该文类非自然与自然元素的变化发展。随着文类的变化发展,某些非自然元素不断自然化、规约化;但同时同一文类中各种非自然元素也会不断产生,从而不断革新这一文类。值得注意的是,以文类划分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文类有其判定非自然叙述的不同标准,也就是说不同文类中的非自然元素不同,某一种元素在这个文类中是非自然元素,但在另一个文类中可能是习以为常的自然元素;另外以文类为划分依据,也能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的自然与非自然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文类发展,某一新的非自然元素可能被自然化为该文类的规约,进而固定下来成为自然。

非自然叙述学家在选定研究对象时,似乎都很青睐后现代叙述作品,而元小说是反模仿叙述的一种重要文类。从广义的叙述文类来划分,元小说这种不断暴露创作痕迹、打破模仿神话和真实幻觉的反模仿叙事必然是非自然叙述。然而从狭义的元小说文类来看,“露迹”这种手法在元小说或在后现代叙述作品中都是习以为常的规约,因此是一种常态化的叙述策略。那么,当后现代叙述与现实主义叙述对比时,其反模仿叙述对现实主义的模仿叙述来

说是非自然叙述，而这种“露迹”的元素则是非自然元素；但在反模仿叙述文类中，这是一种规约，不是非自然。广义的非自然与自然的区分相对稳定，而从狭义的文类定义来看自然与非自然，则并非绝对的、稳定的，而是相对的、发展的。例如非自然叙述学家常常提到的会说话的动物是非自然的叙述者，但在动物寓言或奇幻叙述中则为自然；会说话的人体部分、尸体等与现实主义模仿叙述对比属于非自然，但在后现代叙述中是自然。反过来，在后现代叙述中若出现大量的现实主义创作痕迹，则反而成为非自然叙述。比如《法国中尉的女人》一开篇浓墨重彩，花了几百页的篇幅，以一种19世纪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及其伦理观念。这种现实主义技巧本该是自然叙述元素，然而当其大量出现在后现代小说中，反而成了非自然元素。也正是因为其非自然性，该小说被定义为“新维多利亚小说”。从这一命名可以看出，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来说，该小说是非自然叙述，因为其中存在反模仿元素；同时对于后现代元小说来说，该作品也是非自然叙述，因为其中存在大量现实主义模仿技巧。在不同的文类中，自然与非自然的区分不同，或是自然与非自然元素正好相反。同理，笔者认为《变形记》之所以为非自然叙述，不是因为里面有非自然的人物，或是出现了不可能的事件，而是在于这个非模仿叙述完全采用了模仿叙述的技巧，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特点。当格里高利变成虫这一超自然的不可能事件发生时，他想到的是不能上班，应该请假。

事实上，以文类来判定非自然叙述并非笔者一家之说。这在非自然叙述学中早有讨论，只是叙述学家们并没有明确将其设定为判定的标准，也没有将其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关于非自然叙述文类的研究涉猎最多的要数阿尔贝，他在论文《非自然性的历时发展：一种文类新论》中提出，“新文学类型的发展总是与非自然的自然化或规约化齐头并进。也就是说，开始被创造为物理上或逻辑上不可能的新文类常常会被转换成一种新的感知框架”（Alber, 2011, p. 43）。阿尔贝关于文类的新认知恰恰说明，非自然性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变化发展的。非自然因素随着发展被规约化或自然化为某一文类的基本特点，从而形成新的认知框架储存下来。阿尔贝认为后现代叙述所做的只是通过将历史文类中规约化的不可能与现实主义语境混合，重新创造出陌生性（Alber, 2016, p. 230）。非勒也有类似的观点，他提出“非自然的定义不应该基于对物理法则的对应（指称），而应该是指叙述违反了业已确立的（认知）框架”（Fehrle, 2011, p. 242）。从广义的角度来说，理查森将叙述分为模仿、非模仿及反模仿，将反模仿定义为非自然，这种定义方式也可以算是

以广义的类型来下定义。理查森在定义非自然中提到“非自然叙述是指那些违反模仿期待、现实主义经典以及自然叙述之规约的叙述”。同时他也补充了两个可能的标准，其中一个标准便是“非自然叙述违反了现存的、公认的文类规约和期待”（Richardson, 2011, p. 34）。

不能单凭“陌生”与否，或“可能”与否，或“模仿”与否来划分自然与非自然，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不同文类情况不同，标准不同，在某一文类中的非自然于另一个文类中可能是自然。第二，传统所认为的自然叙述，也可能出现比非自然叙述更为极端或出格的非自然方式，例如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在现实主义虚构叙述或是历史叙述中常见，但若从可能与不可能的角度来判定，则很难判定为自然。正如麦凯莱所说，现有的非自然叙述学更多地关注那些叙述建构中的越界、无逻辑或反模范元素，也因为如此，所谓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这类作品成为默认的自然叙述。然而现实主义叙述可能也会比那些明显被定义为反经验或反叙述的极端作品更具有越界的潜能（Makela, 2013）。这也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自然与非自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第三，考虑到文本外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的因素，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对非自然的判定也会有不同。在某个文化中的非自然，可能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再自然不过。

虽然非自然叙述学家们没有明确提出以文类作为判定非自然叙述的核心标准，但他们的研究无法摆脱文类的影响。托多罗夫认为文学文类是由某种可操作的原则或某种共享的规约构成的（Todorov, 1976, p. 3）；弗劳（John Frow）则认为文学类型可以视作一种区分法或分类法，将事物组织进可识别的不同类型（Frow, 2006, p. 51）。可见某种文类因为其共享的规约或原则而形成，从而区别于其他文类，因此本文认为当叙述违反这些文类期待或文类规约时，就可以被称为非自然叙述。当然随着文类的发展，这些新的非自然元素逐渐转化为共享的规约，从而被自然化，同时也推进文类的发展。

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研究长期倾向于关注自然叙述，因此非自然叙述便被边缘化。事实上非自然叙述有其漫长的发展史，也有其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文类发展来看，非自然元素的产生、发展，再被规约，这一过程推动文类的发展，也同时促进新文类的不断产生。理查森认为“非自然叙述是文学不断革新的首要动力”（Richardson, 2006, p. 135）。非自然叙述始终使文学保持一种陌生化效应，从而也可以说是文学性的重要标志。非自然叙述不断挑战人类想象的极限、人类创造世界的极限以及文学再现的极限，对推进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非自然叙述不应该因为有别于自然叙述而被边缘化，而

是应该成为与自然叙述同等重要的自然存在。

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看，“非自然”打破了人类习以为常的“自然”，让人类可以不断拓宽认知的领域，从而可以帮助人类模拟处理任何复杂和未知的情况。阿尔贝认为虚构叙述让我们能够重新概念化现实世界的经验，对于组织和重新组织人类经验有重要作用。而非自然可以帮助人类不断创造超越真实世界知识的新型心理模型。再现的各种不可能性超越了我们所知的世界(Alber, 2016, p. 215)，这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世界。非自然的场景和事件大大拓宽了人类意识的认知视野，挑战我们认识世界的有限视角，这样可以让人类关注通常不关注的问题(Alber, 2011, pp. 61-62)。詹赛恩(Lisa Zunshine)也提出处理不可能性对我们的认知极为重要。思考那些挑战我们认知偏见的概念有利于大脑保持其灵活性，也有助于大脑保持应对外界的无限复杂性及应对充满挑战的外部环境的足够能力(Zunshine, 2008, p. 144)。

当然我们也同时应该注意到世界不仅有“自然”，也充满了未知的“非自然”。正如阿尔贝所说：“非自然关注了人类生存在世的另一种基本情况：一种秩序和意义的缺失，以及适应这种缺失的困难性。”(Alber, 2016, p. 37)世界充满了未知的非自然，“非自然叙述向人类揭示了无法逃避的未知状态”(Abbott, 2009, p. 132)。因此非自然叙述不断提醒我们，人类从来无法完全控制万物，我们对待非自然不是将其边缘化，而是要认识它，接受和适应它，同时也要对这种未知世界充满敬畏之情。

### 三、非自然叙述的非自然阅读

《非自然叙述—非自然叙述学》一书在引言中提出非自然叙述学研究出现了两种极端：第一种提出认知的观点可能简化和降低非自然的重要性，或者甚至可能将一种正常化的策略强加给一种非正常的叙述；第二种，以非再现(non-representational)角度来看非自然叙述则似乎将其视作超越了人们理解力的圣典，理论家们无法触及，也无法给出意义(Alber, 2011, p. 11)。在这场争论中，第二种观点完全将非自然叙述视作无法解释之事，也就是举手投降，放弃努力。第一种观点向读者呈现了两种解释方法，一种是认知的方式，该书作者所说的认知方式是指非自然叙述的自然化阅读，但这种方式遭到某些叙述学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的阅读方式过于简单化非自然叙述，降低了其重要性，因此主张应该让非自然叙述为自己代言。这便引出另外一种阅读方式——非自然阅读。非自然叙述的阅读方式研究目前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以阿尔贝为代表的自然化阅读，另一派则是以理查森和尼尔森为代表

的非自然阅读。

非自然叙述的自然化阅读研究相对成熟，阿尔贝显然继承了卡勒及弗鲁德尼克的相关观点，将陌生化的元素叙述化、熟悉化或自然化。读者以现实世界为参照，以自然发生的叙述为参照，以经验世界的认知方式为参照，将非自然叙述自然化，从而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阿尔贝总结出了非自然叙述阅读的九种策略：1. 整合框架；2. 类型化；3. 主体化；4. 突出主题；5. 寓言式阅读；6. 讽刺和戏仿；7. 想象超验王国；8. 自助式阅读；9. 禅宗式阅读（Alber, 2016, pp. 47-57）。关于这九种策略国内学界已经有大量详细介绍和阐述，笔者在此无需赘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九种策略虽然各有针对，但总体遵循的一个宗旨是研究读者采用何种策略“使陌生化的叙述更有可读性，让那些包含不可能场景或事件的叙述，那些至少是初看起来抵制意义生成的文学文本更有可读性”（Alber, 2016, p. 45）。换句话说，这九种策略总体是将非自然或说陌生化的叙述自然化，读者以可能的现实世界认知原则为参照，针对不同的文本，调动不同的阅读策略或是混合使用多种策略将文本中的“不可能”解释合理化，也就是读者的阅读为非自然元素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将其自然化从而读出一个意义。自然化的解释策略符合人类的认知习惯，以现实世界为参照，以经验世界的认知方式去认知虚构世界，在遇到偏离经验世界原则的不可能场景或事件时，遵循最小偏离原则，把不合理的一切尽力合理化，从而能够读出文本的意义，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阅读方式。

但以理查森和尼尔森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非自然叙述应该采用非自然的阅读方式。他们认为现有的叙述学理论研究比较偏向自然叙述，因此这些策略更适宜阅读自然叙述，而面对非自然叙述时却并不全然适用，无法读出非自然叙述的非自然意义。尼尔森在《自然化与非自然化的阅读策略》一文中开篇便提出“采用非自然阅读策略来解释非自然叙述比应用自然化和熟悉化的原则要更适合”（Nielsen, 2013, p. 67）。理查森和尼尔森对采用认知参数来解释非自然叙述保持警惕，特别是反对用平常的认知或熟悉的经验去解释非自然叙述。他们认为非自然超越现实情境，非自然叙述抵制对现实世界的描述，他们强调虚构技巧的创造力量（Alber, 2011, p. 9）。对于理查森和尼尔森来说，虚构叙述创造虚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指称现实世界，文本内的世界存在多样性，不需要总是参照现实世界的规则来解释。尼尔森将虚构世界看作作者的造物，“如果我们将一个叙述解释为虚构，我们便是将它理解为创造了一个虚构世界。这个虚构世界不需要像真实世界。因此作者的陈述

不应该被解释为是关于真实世界或是指称现实世界，或是任何先在的世界”（Nielsen, 2013, p. 86）。那么尼尔森便是认为虚构叙述创造出了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自足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规则，不应该用现实世界的规则去解释它。

理查森和尼尔森的非自然阅读与阿尔贝的自然化阅读方式的根本不同在于参照不同，也可以说因为参照不同，对“自然”的定义便不同。阿尔贝以现实世界的规则为参照，因此非自然叙述中的“非自然”需要在现实的语境中被自然化才能被读出意义。而理查森和尼尔森则认为“非自然”应该保持自身的“非自然性”，读者应该接受非自然元素，在虚构世界的语境中来解释非自然。尼尔森通过重访热奈特的聚焦概念来说明如何践行非自然的阅读策略。他提出热奈特明确区分了语式和语态，也就是严格区分谁看和谁说的问題，这一点很重要。尼尔森认为热奈特的聚焦实际上是一种视角自限，在零聚焦中则没有视角的限制。同故事叙述（homodigetic）是一种内聚焦，因此自然有视角限制，而如果零聚焦出现在同故事叙述中，则被认定为非自然。在自然化的阅读中，如果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发生视角越界，得知了自己视角范围内无法得知的信息，那么读者便会调用自然化策略将其自然化，找到合理的理由来补充信息，使之合理化；而非自然的阅读方式则无需如此，既然聚焦严格区分了谁说与谁看，读者便应该接受越界的可能性，接受这种非自然性，因为“信息的真正来源是创造世界的作者，而不是无知的人物”（Nielsen, 2013, p. 85）。也就是说既然区分了谁看和谁说，那么虽然看的人物没看到，说话的世界创造者——作者<sup>①</sup>却知道，因此读者应该接受这种非自然性，而无需寻求解释。

虽然理查森和尼尔森没有明确提出，但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非自然阅读的关键就是接受非自然性，也就是在非自然叙述中不是将“非自然”“自然化”，而是将“非自然”视作“自然”并接受其“自然性”。尼尔森的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性，但目前还局限于聚焦概念。笔者在此基础上，尝试将非自然的阅读方式应用到非自然的文类阅读上。

从狭义的非自然叙述来讲，非自然叙述的虚构世界不指称现实世界，而是一个自足的独立世界，并有属于自身世界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与现实世界相符合，比如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世界被定义为自然；但这些规则也可以超越现实原则，被定义为非自然。文本内的虚构世界形成了自身的语境，虚构

<sup>①</sup> 在尼尔森的理论中，作者代替了叙述者。

世界内的各要素相互关联，互相印证，成为横向真实的存在。因此非自然元素在这个虚构的上下文语境中是真实的存在，而不是虚构。读者在阅读文本时进入虚构世界，将一切非自然当成文本内真实的自然存在，从而能够根据非自然的逻辑来解释非自然叙述。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本文将非自然叙述按文类划分，不同的文类有不同的构建方式，也就是有各自的独立规则，或说有自身的非自然性。读者在阅读时不应该以自然叙述，例如以现实主义小说的规则作为参考来阅读非自然叙述文本，将偏离自然叙述的元素视作“不自然”，而是应该以文类语境为参照，那么与“自然”相比被定义为“非自然”的元素，在该文类中便成为“自然”被接受。不同的文类形成自身的文类语境，而文类认知者彼此共享这种文类的认知框架。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这种认知框架可以通过心理再现一系列文类期待。读者根据具体文类语境，或套用，或修改，或转换相关的认知框架，从而根据文本提示，重建编码于文本中的故事世界。也就是说，在不同文类构筑的语境中，读者以这个文类的规则来解释该文类，那么很多被“自然叙述”认定为非自然的现象，在该文类中则被认定为“自然”。因此这种非自然性被当作一种文类的自然性得到读者的接受，读者从而读出非自然的意义，而不是根据自然叙述去将其自然化。

不同类型的文学具有不同的文类语境，那么读者则需要调动不同的认知框架，也即要启动不同的解释元语言。在特定的文类语境中，读者在阅读中通过心理再现一系列文类期待，接受其“非自然性”为“自然”。当语境发生变化时，读者调整认知框架，调用新的元语言去适应文类语境，解释作品的非自然性，而不是以现实世界的认知原则为参照来将叙述的非自然性自然化。

#### 引用文献：

刘易斯，C. S. (2014). 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和魔衣柜（陈良廷，刘文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尚必武 (2015). 叙事的“非自然性”辨微：再论非自然叙事学. 外国语文, 3, 36-45.

Alber, J. (2011). The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unnaturalness: A new view on genre. In Alber, J., & Heinze, R. (Eds.). *Unnatural Narratives-Unnatural Narratology* (pp. 210-245). Berlin: De Gruyter.

Alber, J. & Heinze, R. (Eds.) (2011). *Unnatural Narratives-Unnatural Narratology*. Berlin: De Gruyter.

Alber, J. (2016). *Unnatural Narrative: 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Abbott, H. P. (2009). Immersions in the cognitive sublime: The textual experience of the extratextual unknown in García Márquez & Beckett. *Narrative*, 17 (2), 131–142.
- Frow, J. (2006). *Genre*. London: Routledge.
- Fehrle, J. (2011). Unnatural worlds and unnatural narration in comic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In Alber, J. , & Heinze, R. (Eds. ). *Unnatural Narratives-Unnatural Narratology* (pp. 210–245). Berlin: De Gruyter.
- Iversen, S. (2013). Unnatural minds. In Alber, J. , Nielsen, H. S. , & Richardson, B. (Eds. ).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pp. 94–112).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Mendlesohn, F. , & Edward, J. (2012). *A Short History of Fantasy*. Oxfordshire: Libri Publishing.
- Mäkelä, M. (2013) Realism and the unnatural. In Alber, J. , Nielsen, H. S. , & Richardson, B. (Eds. ).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pp. 142–166).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Nielsen, H. S. (2010). Natural authors, unnatural narration. In Alber, J. , & Fluderik, M. (Eds. ).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 Approaches and Analyses* (pp. 275–301).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Nielsen, H. S. (2013). Naturalizing and unnaturalizing reading strategies: Focalization revisited. In Alber, J. , Nielsen, H. S. , & Richardson, B. (Eds. ). *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 (pp. 67–93).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Pirlet, C. (2011). Toward a hybrid approach to the unnatural: “Reading for th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sychodynamics of experientiality in Caryl Churchill’s heart’s desire”. In Alber, J. & Heinze, R. (Eds. ). *Unnatural Narratives-Unnatural Narratology* (pp. 104–124). Berlin: De Gruyter.
- Richardson, B. (2002). Beyond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time in postmodern and nonmimetic fiction. In Richardson, B. (Ed. ). *Narrative Dynamics: Essays on Time Plot, Closure, and Frames* (pp. 47–63).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B. (2006 ). *Unnatural Voices: 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B. (2011). What is unnatural narrative theory. In Alber, J. & Heinze, R. (Eds. ). *Unnatural Narratives-Unnatural Narratology* (pp. 23–40). Berlin: De Gruyter.
- Sandner, D. (2004) *Fantastic Literature: A Critical Reader*.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
- Todorov, T. (1976). *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Literary Genre*. (Howard, R. , Trans. ). Cleveland, OH: Press of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 探索与批评（第四辑）

Zushine, L. (2008). *Strange Concepts and the Stories They Make Possibl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方小莉，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叙述学、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

**Author:**

Fang Xiaoli, Ph. D.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Signs and Media. Her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narratology, literary theory as well a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clever-wing@163.com